

春联是中国人过年的标配,也是春节传统文化的灵魂。每逢过年,不管是机关单位,还是各家各户,贴上一副寓意祥和的春联,就像一个人穿上盛装,站在大门口,满面红光,眉开眼笑,伸出双手,东迎紫气西迎福,南接祥光北接寿,好不喜庆。

像我这样的人,不忙不闲,亦俗亦拗,爱舞文弄墨,好表现自己,每到春节临近,便开始编写春联,特别是给自己家里编写春联,坚持不懈,已成惯例。编写春联的过程,就是对生活感悟、对社会体察、对人生总结的过程。沉浸其中,哼哼呀呀,平仄对仗,手舞足蹈,音韵格律,就像是对过年开始预热。

庚子年,也就是2020年,我给自己家里写的春联是:读书悟道远俗务,临池品茗近古贤。春联中,美其名曰:远俗务、近古贤,实际上是我退休以后,居家不愿干家务,在外不想凑热闹,躲进小屋,看看书,写写字,喝喝茶,会会友。夫人称我是“爱美之人”,即爱食美味、爱观美景、爱闻美誉、爱听美音、爱邻美德。其实,这是一种境界,没有几十年的修养,哪有唯美可言?本来我的生活状态就是喜静不喜闹,在那不平凡的一年,宅家生活正符合我的心境。

在辛丑年的春节到来之前,我将一副传统的对联“每临大事有静气,不信今时无古贤”,通过嫁接改造,贴在我家的门上:“瘟君逼人临静气,牛笛催我近古贤。”当年是牛年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孺子牛、拓荒牛和老黄牛”的“三牛”精神。我何妨在特殊的岁月里更加保持静气,学习古贤;自我勉励,广读博览;修身养性,种好心田。

2022年的春节来到了。展望壬寅年,虽然在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困难,我自己在完善和提高方面还有许多课题。但是,一路走来,经过了多少风浪,我想到唐朝元稹的两句诗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这样就有了我家的春联:曾经磨砺不畏苦,再度沧桑也觉甜。这副春联,虽然有溢美之义,但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,面对一切困难和问题,的确有了泰然处之、从容面对的心态。

又到了癸卯年的春节,我家的春联又该如何编撰呢?我想,平常心就写平常话,通俗人就编通俗联。因此,我家腊月三十贴的春联为:岁月不图几许日,人生

惟愿平安年。平安是福,平安则寿。不管世事沧桑,老百姓就图一个健健康康、团团圆圆、平平安安。这一年我的生活似乎平静如水,但也酝酿着杖围之年的微澜。

我的杖围之年即甲辰年,也就是说甲辰年我将迈入古稀之年了。这个年龄对我来说很特别,也很有意义。如何编撰这一年的春联,我又犯了愁。把它的主题和意义说得大了,显得肤浅,说得普通了,又显示不出人生的重要节点。真有欲说还休——“欲说还羞”的困扰。反复琢磨,却道:疏于操劳心能静,欣依社保身无忧。这副春联用隶书写就,腊月三十贴在了我家的门上。从文字上看波澜不惊,似乎只是刻画出了我的平面和形似,如果仔细阅读,仍能透视出我的思绪和思虑,显现出我的立体和神似。这一年,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,叫作《牧耘心田》;这一年,我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书法展,展览主题仍为“牧耘心田”;这一年,我亦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……正好,这年我家春联的横批是:不亦悦乎,似乎能体现这一年我的心境。

楹联编写是一门很讲究的学问。对于春联编撰,严格来说我还是个外行;对于春联书写,我顶多也只算个三流。每年过年,我为自己家里撰写春联,纯粹是一种兴趣和爱好。它能让我自我满足,自得其乐,能让我充分放飞自己的心灵和思想,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、愿望和追求,作为座右铭、警世言、提示语,精炼地书写在自己的家门上,出门上锁看一遍,回家开门再看一遍,何乐而不为?

乙巳年春节就要到了,2025年的春联我该写什么内容呢?请容我慢慢斟酌。春联作为每家每户过年的标配和灵魂,我一定坚持自悟、自撰、自写、自贴——欢欢喜喜过大年。



吴国荣

## 撰写春联过大年

## 欲望和德行

赵志峰

东汉时有个博士分羊的故事,说的是年底了,朝廷给博士们每人分一只羊作为犒赏,就有博士建议杀了羊分肉比较公平,大家说麻烦;又有博士说抓阄吧,认运气,大家说有辱斯文。一个叫甄宇的博士则主张每人去牵一只就好。众人纷纷想,那谁先牵呢?还不是谁先来谁占便宜?但见甄宇从容前去,牵了一只又瘦又小的羊回来。这样一来,谁还好意思选择那又肥又大的羊呢?于是大家纷纷效仿,随意牵了一只羊回家去。最终这件看似复杂的事情就这样简单地得到了解决,甄宇也被称为“瘦羊博士”,其

谦恭礼让的美名传扬天下。

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,透视其内核,却并不简单。事到临头能否多为别人着想,适当把控自己的欲望,很关键。我相信,甄宇不是一时的冲动使然,他肯定是打小就养成了这种德行自觉,是日积月累的习惯,促使他在每件事情面前都保持了这份德行自觉,从而无所纷争,心地坦然。这样的境界确乎是很多人缺乏的。

关键时刻,“抢”还是“让”,一字之差,境界立现。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,努力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,无可指摘。关键就在于,须获得自己正常范围内的所得;须

把握分寸,养成习惯,在德行的驱使下做人做事,让自己的德行力度增强而不是减弱。

我们说,生活本身的甜美并非单单由物质层次的欲望满足所决定。有的人富到某种程度,就有可能加重身心负担,每时每刻处于一种不安状态,逢人遇事处于一种吝啬状态。

欲望是把双刃剑。抓得越紧,丢得越多;贪得越多,自身越是沉重,就越无法实现心灵的轻盈。心灵沉重,也是一种穷困,比物质穷困更让人无法忍受。纵然你家财万贯,但心灵贫穷,那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趣呢?



## 纸窗听雪

张忠报

“已讶衾枕冷,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。”在众多描写雪花的诗词中,白居易的这首《夜雪》独辟蹊径,在未曾目睹落雪的前提下,诗人以白描的手法,通过感受到的寒冷、明暗和声音便形象描述出了一场大雪的降临。整首诗含蓄隽永,是不可多得的咏雪佳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诗中所描述的窗户一定是纸窗——那种糊着窗纸的百格窗。在白居易的另一首《晓寝》中,也有着“纸窗明觉晓,布被暖知春”的诗句。旧时的文章里,多有对这种窗户的描述。纸窗可以透过些许光亮,却遮挡视线,有时外面的人想隔窗看到屋内的情形,只能用手指蘸水在窗纸上捅个眼,然后往里窥探。

现在的孩子,大多没见过这种纸窗,但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,对它还是相当了解的,因为我就出生在有着这种纸窗的土坯房里。

记得家乡的老房子就是三间土坯房,东西屋是卧室,堂屋兼作厨房。卧室的南墙上就设置着百格窗,上面贴着粉连纸。堂屋里靠近八仙桌的北墙上也是这样的窗户,不过那是高窗,而且尺寸比较小,内里还安着两扇木板窗扇。那两扇木板一般都开启着,直到冬天才会关闭。关闭的时候,虽然把刺骨的寒风阻挡于外,但同时也挡住了光线,所以土坯房内都比较暗。

古人所说的窗明几净,也不过是相对而言,因为中国古建筑中的窗户基本都是纸窗,透光效果不怎么好。据记载,玻璃窗在清朝雍正年间才出现在住宅中,当时只有权贵之家才有条件安装。所以在旧时,无论是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,还是穷苦人家的茅舍土房,房屋内设置的都是百格木窗。只是大户人家的百格窗尺寸比较大,而且可以有开启的窗扇,所以室内较为明亮。

春、夏、秋三季,百格窗上的纸张即使有些损坏也无甚大碍,但到了冬天,是一定要更换新的窗纸的,因为需要用它来遮风挡寒。到了春节时,我们老家还有贴窗花的习俗。窗花往往是用各色彩纸剪出的,有的是喜迎新春的字样,有的是十二生肖中寓意吉祥的动物,也有剪成鲤鱼或花卉的图案……裁剪完粘贴在崭新的窗纸上,显得分外喜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玻璃窗渐渐取代了纸窗。此后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推陈出新,新建房屋的结构和窗形也在不断改善,从木制的百格窗到玻璃木窗,再到铁质窗,然后是铝合金窗和塑料窗……新型玻璃窗的透视效果和保温隔热性能都很好,加上供暖设施的不断完善,虽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,室内也会暖如三春。瑞雪纷飞之际,人们尽可以站在明净的玻璃窗前,惬意地欣赏室外琼花乱舞的美景。

古人写诗推崇意境之美,和“雾里观花,水中望月”一样,“纸窗听雪”也渲染出一种抽象朦胧的意境之美。除了白居易的《夜雪》之外,还有很多描写纸窗听雪的诗词,比如宋代王禹偁的《今冬》中,就有“白纸糊窗堪听雪,红炉著火别藏春”的诗句。

“纸窗听雪”固然蕴藉典雅,却不如透过玻璃窗观雪来得直观明了。站在暖意融融的房间内,隔着明净的玻璃窗,就可以饱览银装素裹雪花纷飞的美景,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吧。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